

詩話學第十一輯 (東方詩話學會專刊)

東方詩話學 下冊

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主編



詩話學第十一輯 (東方詩話學會專刊)

東方詩話學 下冊

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主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東方詩話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第七屆 / 香港大學
中文學院主編．-- 初版．-- 臺中市：文听閣圖書，
2012.04

冊；公分．-- (詩話學．第十一輯)(東方詩話學
會專刊)

ISBN 978-986-85747-9-3(全套：精裝)

1. 詩話 2. 東方文學 3. 文集

812.1807

101007683

ISBN 978-986-85747-9-3



《東方詩話學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下冊)

主	編：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出版·發行：		文听閣圖書有限公司
地	址：	台中市西屯區(407)逢甲路 225 巷 9 號
電	話：	(04)27067357
傳	真：	(04)27067028
統	編：	27832175
印	刷：	維中科技有限公司
電	話：	(02)26646426
初	版：	2012 年 4 月

ISBN：978-986-85747-9-3

定 價：新台幣貳仟貳佰元整

宋代詞話的演變及其傳播功能芻議

譚新紅 武漢大學文學院

法國學者安伯托·艾柯在其《閱讀故事》中說，所有的文章都會擁有雙重讀者模式：天真的讀者與批判的讀者。天真的讀者是淺顯地、漫不經心地閱讀文章的讀者，而批判的讀者則是在重讀文章的同時，將意義效果聯繫起來思考的讀者。詞話作者從接受的角度來說可謂“批判的讀者”，正是他們在閱讀詞作時，認真考索詞的本事、品評作品得失、探究詞作律呂、考察詞人生平、論述詞人風格，進而撰寫成詞話著作。兩宋词話雖然只為《全宋词》提供了 27 首完整的詞和 22 首殘篇及 38 位詞人，在存人存詞方面遠遜於別集、詞選等其他類圖書，但詞話卻是傳播宋詞一種非常重要的圖書。無論是紀事還是議論，詞話都是宣傳詞人詞作最直接、最有效的媒介，其議題設置功能、刺激功能及鮮明的接受導向功能使宋詞傳播遠近，深入人心。

一、宋代詞話的演變歷程

“話”作為一種批評體裁，與其它文體的結合始於歐陽修的《六一詩話》。儘管後人對詩話的源起眾說紛紜，有源於三代說¹，有源於鍾嶸《詩品》說²，有源於孟榮《本事詩》說³等，但正如郭紹虞先生在《清詩話·前言》中所云：“溯其淵源所自，可以遠推到鍾嶸的《詩品》，甚至推到詩三百篇或孔、孟論詩的片言隻語。但是嚴格地講，又只能以歐陽修的《六一詩話》為最早的著作。”⁴

詩話誕生之初，只是“以資閒談”⁵。其後隨著不斷的發展完善，詩話的功能發展為紀事、評論、考據等方面，演變為“論詩及事”和“論詩及辭”兩種類

¹ 清何文煥《歷代詩話序》云：“詩話於何昉乎？賡歌紀于《虞書》，六義詳于古序，孔、孟論言，別申遠旨，《春秋》賦答，都屬斷章。三代尚矣！”《中華書局》1958 年版。姜曾《三家詩話序》云：“吳割觀樂，不廢美譏；子夏序《詩》，並論哀樂，即詩話之濫觴也。”郭紹虞《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919 頁。

²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五云：“詩話之源，本于鍾嶸《詩品》。”中華書局 1994 年，第 559 頁。

³ 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云：“《本事詩》是詩話的前身，其來源則與筆記小說有關。”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0 頁。

⁴ 郭紹虞輯《清詩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第 1 頁。

⁵ 歐陽修《六一詩話》卷首提詞云：“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閒談也。”清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 1981 年，第 264 頁。

型的詩話，許顥《彥周詩話·自序》即云：“詩話者，辨句法，備古今，紀盛德，錄異事，正訛誤也。”¹ 即便如此，它與嚴格的理論批評著作仍有區別，郭紹虞先生在《宋詩話輯佚·序》中說：“在輕鬆的筆調中間，不妨蘊藏著重要的理論；在嚴正的批評之下，卻多少又帶些詼諧的成分。”² 準確地揭示了詩話的特色。正是因為這一特色，詩話興起後不久，文人們又將“話”與其它的文體結合起來，詞話、四六話、文話、賦話、曲話等紛然而起，形成了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園囿裏一道獨特的風景。

詞話的出現與詩話的生成有密切的關係，同時它又是隨著詞的興盛而發展起來的。關於詞話的源起，清人已有探索。李調元《雨村詞話》卷二認為詞話始於陳師道的《後山詩話》：

宋人詩話甚多，未有著詞話者。惟《後山集》中載吳越王來朝、張三影、青幕子婦妓、茶詞、柳三變、蘇公居穎、王平甫之子七條，是詞話當自公始。³

沈曾植《護德瓶齋涉筆》則以為始於晁補之《晁無咎詞話》：

詞話始於晁無咎，而朱弁《猗猗說》繼之。

此二說皆不免失考。在唐五代的一些筆記小說和野史中，已有單則詞話的載錄，如孟榮《本事詩》中載有韓翃《章台柳》詞的本事，蘇鶚《杜陽雜編》中載有《菩薩蠻》一調的本事，尉遲偓《中朝故事》中載有唐昭宗《菩薩蠻》詞的本事，孫光憲《北夢瑣言》載錄了溫庭筠、和凝、張曙、薛昭緯四位詞人的本事，就都具有詞話的特點。從這些詞話中，我們已可窺見唐人對詞的看法，如孫光憲《北夢瑣言》記和凝和薛昭緯的兩則詞話云：

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入相，專托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豔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所謂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

唐薛澄州昭緯，即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旁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

¹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78頁。

² 見郭紹虞《宋詩話輯佚》，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頁。

³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1403頁。

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請不弄笏與唱《浣溪紗》，即某幸也。”時人謂之至言。¹

祝詞爲“惡事”、戒人勿唱詞，都可見出唐代士大夫們祝詞爲有悖品行的末道小技。

但因這些著作並非詞話專書，我們可視之爲詞話的前奏。

最早的詞話專書是楊繪的《本事曲》。梁啓超《記時賢本事曲子集》稱其爲“最古之詞話”²，吳熊和師考定其作於北宋元豐初，“距熙寧四年（1071）《六一詩話》的寫定，不過十年左右。”³《本事曲》分前後兩集，僅前集就收詞話一百四十餘則，惜元代後即已失傳。梁啓超、趙萬里均有輯本，梁輯僅五則，趙輯亦僅九則，吳熊和師又於《事物紀原》、《王狀元（十朋）集百家注分類東坡先生詩》、《能改齋漫錄》卷十七、《中吳紀聞》卷一中各輯得一則，又傅幹注《東坡詞》亦多引楊繪《本事曲集》。⁴就梁啓超、趙萬里、吳熊和諸先生所輯詞話看，《本事曲》所記爲北宋中葉詞林掌故，本事之下具錄詞作全文，其體例受《本事詩》的影響，屬於“論詞及事”型詞話。

《六一詩話》和《本事曲》雖先後出現，可詩話與詞話的命運卻大相逕庭。詩話自《六一詩話》誕生後，眾人紛紛效顰，樂此不疲，清代息翁《蘭叢詩話序》云：“詩之有話，自趙宋始，幾於家有一書。余少學朱竹垞先生家，見《草堂詩話》之專言杜者，凡五十家。他可知也。”⁵羅根澤《中國文學批評史》第三冊所載宋代詩話一覽表中能見到的詩話書的數量包括亡佚的在內達一百二十六種，郭紹虞《宋詩話考》舉出了一百三十九種書名。詞話則寥落得多，吳梅《詞話叢編序》曾深慨於兩宋詞話之寂寥：“北宋諸賢，多精律呂，依聲下字，井然有法，而詞論之書，寂寞無聞，知者不言，蓋有由焉。南渡以還，音律之學日漸陵夷。作者既無準繩，歌者蓋乖矩矱，知音之士，乃詳考聲律，細究文辭。玉田《詞源》、晦叔《漫志》、伯時《指迷》，一時並作，三者之外，猶罕專篇。”⁶

當然，兩宋词話非止以上三書，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收了十種宋人詞話

¹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6、1833頁。

²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11頁。

³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5頁。

⁴ 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5頁。

⁵ 郭紹虞編選、富壽蓀校點《清詩話續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69頁。

⁶ 唐圭璋編《詞話叢編》，中華書局1986年，第3頁。

(含趙萬里所輯三種詞話)，吳熊和師在《唐宋词通論》中又列出十五種，合得二十五種，計有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晁補之《駢叢說》(《晁無咎詞話》)、阮閱《詩話總龜》“樂府門”、楊湜《古今詞話》、撰人不詳之《本事詞》、鮑陽居士《復雅歌詞》、王灼《碧雞漫志》、吳曾《能改齋詞話》(《吳虎臣詞話》)、胡仔《苕溪漁隱詞話》“論樂府”、朱弁《續駢叢說》、張侃《拙軒詞話》(《揀詞》)、楊纘《作詞五要》、陳振孫《直齋書錄》“歌詞解題”、趙威伯《詩余話》、魏慶之《魏慶之詞話》、黃升《玉林詞話》《中興詞話補遺》、陳模《懷古錄》、撰人不詳之《詩詞紀事》、《蕙畝拾英集》、周密《浩然齋詞話》、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陸行直《詞旨》、《林下詞談》、《詞話總龜》。這二十五種詞話，許多是依附於他書而存在，並非單獨成書者。另外，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陸行直《詞旨》屬元代的詞話，因此真正意義上的宋人詞話專著只有楊繪《時賢本事曲子集》、晁補之《駢叢說》(《晁無咎詞話》)、楊湜《古今詞話》、撰人不詳之《本事詞》、鮑陽居士《復雅歌詞》、王灼《碧雞漫志》、朱弁《續駢叢說》、張侃《拙軒詞話》(《揀詞》)、楊纘《作詞五要》、趙威伯《詩余話》、黃升《玉林詞話》《中興詞話補遺》、撰人不詳之《蕙畝拾英集》、《林下詞談》、《詞話總龜》，且其中有些書已佚，僅能於他書徵引中輯得數則，如《駢叢說》、《古今詞話》、《本事詞》、《復雅歌詞》、《續駢叢說》、《詩餘話》、《蕙畝拾英集》、《林下詞談》、《詞話總龜》等。較之於宋詩話而言，宋詞話可謂尠矣。

以北宋言，楊繪在元豐初創作了《本事曲》後，原本詞話可以以此為契機，借詞創作興盛的機會發展繁榮起來，而事實是在其後的四五十年時間裏，也許是“詞為小道”觀點在作祟，也許是詞的興盛時間不長，理論的總結尚待時日，今可考之詞話專書只有晁補之的《駢叢說》。朱弁《續駢叢說序》云：“晁無咎《駢叢說》二卷，其大概為論樂府歌詞，皆近世人所為也。”可見是書已開詞話“議論”一途，屬“論詞及辭”型詞話。後趙令時《侯鯖錄》卷八、《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能改齋漫錄》卷十六、《詩人玉屑》卷二十一所引之《晁無咎詞評》，曆評當時七位詞人，也屬議論性質，疑即出於《駢叢說》。

兩宋詩話、筆記都非常發達，所記範圍很廣。許多詞話條目借詩話、筆記、野史等母體而得以保存下來。

在北宋，繼《六一詩話》而起的司馬光《溫公續詩話》即已載錄有關詞的條

目，如云寇准《江南春》詞“為人膾炙”¹。溫公發其端，後人延其緒，其後的許多詩話少則三五條、多則數十條地載錄著詞話。從北宋中期到南宋初期即有劉攽《中山詩話》、陳師道《後山詩話》、魏泰《臨漢隱居詩話》、蔡條《西清詩話》、周紫芝《竹坡詩話》、吳玠《優古堂詩話》、許顥《彥周詩話》、王直方《王直方詩話》、吳聿《觀林詩話》、朱弁《風月堂詩話》、李頎《古今詩話》、范溫《潛溪詩眼》、佚名《桐江詩話》、《漫叟詩話》、《詩史》、曾慥《高齋詩話》、葉夢得《石林詩話》、葛立方《韻語陽秋》、陳岩肖《庚溪詩話》、曾季狸《艇齋詩話》、吳可《藏海詩話》等至少二十種詩話撰錄有詞的條目。

以筆記言，從北宋初至南宋初，有江休復《嘉祐雜誌》、彭乘《墨客揮犀》、釋文瑩《湘山野錄》、《玉壺清話》、黃朝英《靖康緬素雜記》、王君玉《國老談苑》、劉斧《青瑣高議》、范鎮《東齋紀事》、龐元英《文昌雜錄》、龔鼎臣《東原錄》、沈括《夢溪筆談》、司馬光《涑水紀聞》、吳處厚《青箱雜記》、蘇軾《東坡志林》、《仇池筆記》、張耒《明道雜誌》、莫君陳《月河所聞集》、陳師道《後山談叢》、張唐英《蜀檣杌》、趙令畤《侯鯖錄》、魏泰《東軒筆錄》、王闢之《澠水燕談錄》、晁說之《晁氏客語》等二十餘種載有詞話條目。

以野史言，鄭文寶《南唐近事》、錢易《南部新書》、李上交《近事會元》、劉道醇《五代名畫補遺》等也載有詞話。

這些詞話大多延續了《本事曲》的傳統，以紀事為主，例屬漫談，沒有體系。但是許多詞人詞作皆賴此得以保存，後來許多詞話記錄關於北宋詞本事時也多取材於此，如《菩薩蠻》調名之來源，《南部新書》最先載錄，後《杜陽雜編》、《碧雞漫志》沿之；又如柳永因《醉蓬萊》詞而受累之事，最早見於王闢之《澠水燕談錄》，其後《古今詞話》、《能改齋漫錄》沿之。我們還可以通過對一些本事沿革的考察而考辨詞史上的疑案，如歐陽修是否作豔詞一案，釋文瑩《湘山野錄》卷上最早為其辨誣，言“公不幸晚為儉人構淫豔數曲射之，以成其毀。”² 曾慥《樂府雅詞引》也說：“歐公一代儒宗，風流自命，詞章幼眇，世所矜式；當時小人，或作豔曲，謬為公詞，今悉刪除。”³ 錢世昭《錢氏私志》詳載此事，雖意欲誣歐公，卻使後人得窺其中原委乃因歐公修《五代史·十國世家》痛詆吳越，

¹ 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77頁。

²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395頁。

³ 曾慥《樂府雅詞》卷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又於《歸田錄》中言錢文僖數惡事，蓋錢氏詆之者也，後人多有據此辨之者。

此期詞話間有涉及議論者，“論詞及辭”型詞話已開始出現。通過對它們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北宋時的詞學觀念。

在北宋，文人們仍然沿襲了唐五代的觀念，視詞為難登大雅之堂的末道小技，如魏泰《東軒筆錄》卷五載王安石譏笑晏殊作詞所云：“為宰相而作小詞，可乎？”¹張舜民《畫墁錄》載晏殊與柳永關於“作曲子”的交鋒，釋惠洪《冷齋夜話》載法雲秀斥黃庭堅作詞是“非止墮惡道”，江少虞《事實類苑》載錢惟演平生好讀書，“坐則誦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詞”，邵博《邵氏聞見後錄》載韓少師云晏幾道作詞為“才有餘而德不足”，就都是這一觀念在詞話中的反映。

但是人們已開始注重對詞的藝術風格和思想意蘊進行體認，如釋文瑩《湘山野錄》評歐陽修詞“飄逸清遠”，趙令疇《侯鯖錄》評晏殊詞“風調閒雅”，評張先詞“韻高”。在對詞作意蘊的把握上，如王君玉《國老談苑》評寇准《江南曲》“意皆淒慘”，吳處厚《青箱雜記》評陳亞藥名詞“雖一時俳諧之詞，然所寄興，亦有深意”，這是詞地位有所提高在詞話中的表現，也為後來的詞作品評開了方便法門。而對詞人品評的焦點則集中在蘇軾和柳永二人身上，對蘇軾的評價主要有以下幾條：

子瞻之詞雖工，而多不入腔。²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³

魯直云：“東坡居士曲，世所見者數百首。或謂於音律小不諧，居士詞橫放傑出，自是曲子縛不住者。”⁴

評柳永則云：

東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聲甘州》云：‘霜風淒緊，關河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⁵

¹ 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711頁。

² 彭乘輯撰、孔凡禮點校《墨客揮犀》卷四，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324頁。

³ 陳師道《後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9頁。

⁴ 趙令疇撰、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卷八，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05頁。

⁵ 趙令疇撰、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卷七，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183頁。

東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謳，因問：“我詞比柳詞何如？”對曰：“柳郎中詞，只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板，唱‘楊柳外，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公為之絕倒。¹

通過這些評論可以看出，在北宋柳永詞風頗為流行，而於蘇軾詞則頗多非議。由此可見北宋時人們關注的還是詞的音樂特徵，雅俗及思想意蘊仍屬次要的問題。

此期詞話還開始注意詞的本色問題，如：

退之以文為詩，子瞻以詩為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詞手，惟秦七黃九爾，唐諸人不迨也。²

東坡嘗以所作小詞示無咎、文潛曰：“何如少遊？”二人皆對曰：“少遊詩似小詞，先生小詞似詩。”³

黃魯直間為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乃著腔子唱好詩也。⁴

東湖（徐俯）言荊公“月移花影上闌幹”句不是好詩，予以為止似小詞。⁵

上述詞話都從詩詞區別的角度強調了詞的本色問題，這些觀念對後來李清照“詞別是一家”詞學思想的生成當有不小的影響。

由現存資料可知，北宋有《本事曲》和《鶻鶻說》兩部詞話專書，一為“論詞及事”型詞話，一為“論詞及辭”型詞話，可以說北宋已為後來詞話的發展開創了範型。但是詞話在北宋的發展又極不健全，一是數量少，除了兩部專書外，依存於詩話、筆記的詞話數量也不多，這使我們不能更加充分地瞭解北宋詞壇概貌；二從其存在形式看，多依附於詩話、筆記、野史而存在，獨立性不強，這又使其偏於漫談，不具系統性，這也限制了它的發展；三從質量看，偏於紀事，議論型詞話很少，我們只能從片言隻語中得窺北宋的詞學思想。

較之於北宋而言，詞話在南宋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詞話專書較多出現，今可考書名者有楊湜《古今詞話》、撰人不詳之《本事詞》、鮑陽居士《復雅歌詞》、王灼《碧雞漫志》、朱弁《續鶻鶻說》、楊纘《作

¹ 俞文豹《吹劍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² 陳師道《後山詩話》，何文煥輯《歷代詩話》，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09頁。

³ 《王直方詩話》，郭紹虞輯《宋詩話輯佚》本，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93頁。

⁴ 趙令畤撰、孔凡禮點校《侯鯖錄》卷八，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06頁。

⁵ 曾季狸《艇齋詩話》，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第293頁。

詞五要》、趙威伯《詩余話》、撰人不詳之《蕙畝拾英集》、《林下詞談》、《詞話總龜》等。有些彙編性質的書雖非詞話專著，然而其中有一卷或多卷專門言詞，體例同於詞話，輯出單行，則又儼然一詞話專著。如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十六、十七“樂府”門，重在紀詞人詞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五十九、後集卷三十九論“樂府”，採集前人詞論詞話，附以胡仔所加的辨證，魏慶之《詩人玉屑》卷二十一“詩餘”門錄“晁無咎評”等二十四則詞話，周密《浩然齋雅談》下卷則全為詞話，皆類同詞話，唐圭璋先生《詞話叢編》即全部收錄。此外，張侃《揀詞》、黃昇《花庵詞選》及《草堂詩餘》皆系選本，然張氏附以“數年來議論之涉於詞者”（《揀詞跋》），黃氏於選詞後間有議論，何氏則掇拾前人評論，別出單行則成《拙軒詞話》、《玉林詞話》、《中興詞話補遺》、《草堂詩餘詞話》。因此南宋詞話專書在數量上雖無法與詩話相頡頏，然較之於北宋，則已有了較大改觀。專書的大量出現，說明文人更加關注詞這一文體，詞話的依附性減弱，獨立性增強，由此帶來的就是詞話漸具系統性，人們開始注意對詞的內部規律進行探討，這就促成了宋末元初幾部理論性極強的詞話的誕生。

二是此期詞話仍然大量地依附在其他著作中，不但詩話、筆記中仍存在著許多詞話條目，而且南宋的目錄書及地方誌中也有不少的詞話條目，這雖然體現了詞話獨立性不強的一面，但從另外的角度看，則又正好反映了詞話的影響在擴大。

南宋的詩話理論色彩大大加強，郭紹虞《宋詩話考》上卷《詩人玉屑》條曾論及宋人詩話的發展過程：

大抵宋人詩話，自六一創始以來，率多取資閒談，其態度本不甚嚴正。

迨其後由述事而轉為論辭，已在南宋之際。張戒、姜夔始發其緒，至滄浪而臻於完成，幾於以詩學為主矣。

隨著其理論色彩的加強，詩話的紀事色彩減弱，詞話的載錄也就相應減少。南宋的許多重要詩話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嚴羽《滄浪詩話》、張戒《歲寒堂詩話》等都已嚴詩詞之界，不再涉及詞話。但是在許多偏於紀事的詩話中仍載有詞話，如黃徹《碧溪詩話》、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楊萬里《誠齋詩話》、周必大《二老堂詩話》、葉夢得《石林詩話》、吳聿《觀林詩話》、吳可《藏海詩話》、劉克莊《後村詩話》等就都載有詞話。這些詞話偏於紀事，有利於我們瞭解前朝及當代的詞林本事。

南宋筆記質量高乘，數量眾多，作者在雜記諸事諸藝時，詞話當然也是他們載錄的重點之一，南宋筆記中所載的詞話遠較詩話中所載的詞話為多。釋惠洪《冷齋夜話》、方勺《泊宅編》、邵伯溫《邵氏聞見錄》、莊綽《雞肋編》、曾慥《高齋漫錄》等著名筆記中也都載有詞話。

此外，南宋的目錄書如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歌詞類著錄詞集，自《花間集》至《陽春白雪》共一百二十種。除敘錄其卷數與作者外，間附評論，以評北宋詞人居多。《四庫提要》稱其“校核精詳，議論醇正。”南宋的許多方志中也涉及到詞話，如《吳郡志》、《鹹淳玉峰續志》、《景定建康志》、《無錫志》、《嘉定鎮江志》、《至順鎮江志》、《鹹淳毗陵志》、《咸淳臨安志》、《嘉泰吳興志》、《至元嘉禾志》、《延祐四明志》等都有詞話。¹ 此類詞話紀當地詞人詞事，對研究詞人詞派的地方性有較大幫助。

三是詞話的理論色彩逐漸增強。以頗具規模的詞話著作而言，鮑陽居士《復雅歌詞》、王灼《碧雞漫志》、朱弁《續軌駁說》、張侃《拙軒詞話》（《揀詞》）、楊纘《作詞五要》、黃升《玉林詞話》《中興詞話補遺》、胡仔《苕溪漁隱詞話》、魏慶之《魏慶之詞話》等，就都不拘限於紀載詞林本事，而是有了一定的理論色彩。其理論主要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激烈地批評柳永詞風。在北宋，人們雖亦言柳詞“俗”、“韻不高”，但其諧音律處、韻高之處也曾深得李清照、蘇軾等大詞人的讚譽，人們並沒有全盤否定柳永詞。但到了南宋，人們對柳永詞大加撻伐，對蘇軾詞則頗多褒揚，這與北宋恰成對照：

其（柳永）詞雖極工致，然多雜以鄙語，故流俗人尤喜道之。其後歐、蘇諸公繼出，文格一變，至為歌詞，體制高雅。柳氏之作殆不復稱於文士之口，然流俗好之自若也。²

柳耆卿《樂章集》，世多愛賞該洽，序事閒暇，有首有尾，亦間出佳語，又能擇聲律諧美者用之，惟是淺近卑俗，自成一體，不知書者尤好之。予嘗以比都下富兒，雖脫村野，而聲態可憎。³

¹ 見劉榮平《輯錄宋元方志詞話》，《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0年第3期。兩宋方志中尚有可資採輯者。

² 徐度《卻掃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編《宋元筆記小說大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4冊，第4518頁。

³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4頁。

讚美蘇軾則云：

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¹

子瞻佳詞最多，其間傑出者，如……皆絕去筆墨畦徑間，直造古人不到處，真可使人一唱而三歎。²

蘇公“乳燕飛華屋”之詞，興寄最深，有《離騷》經之遺法，蓋以興君臣遇合之難。一篇之中，殆不止三致意焉。“瑤台”之夢，主恩之難常也；“幽獨”之情，臣心之不變也；“恐西風之驚綠”，憂讒之深也；冀君來而共泣，忠愛之至也。其尾佈置，全類《邛·柏舟》。或者不察其意，多疑末章專賦石榴，似與上章不屬，而不知此篇意最融貫也。³

對柳永詞的反感，實際上是南宋詞壇對俗詞的宣戰。南宋初，曾慥《樂府雅詞》、鮑陽居士《復雅歌詞》即以“復雅”相號召，後經多人鼓吹，到宋末元初以張炎提倡騷雅而達到高峰。對蘇詞的肯定，一方面是詞壇對新風格的認同，是對李清照“詞別是一家”狹窄途徑的反撥。更主要的則是在找到新的典範前，抬出蘇軾詞以與柳永俗詞對抗（從北宋起，人們就認為蘇柳詞風是對立的），後來雅風倡導者以周邦彥、姜夔兩位更符合雅正之風的詞人取代蘇軾與柳永對抗，雅詞才確立其在詞壇的正宗地位。

南宋詞話始將詞視為文學之一種從理論上進行嚴肅地討論，他們確立了詞的主體風格和經典詞人，後世立論大致不能出其範圍。主體風格的確立使詞體漸尊，人們不再以淫邪豔麗視詞，從而樂於接受；經典詞人的樹立使人們有了學習的典範，不但擴大了這些詞人的影響，而且對整個宋詞的傳播當時和流傳後世都有著積極的作用。

金代尚未發現詞話專書，王若虛《滹南詩話》、劉祁《歸潛志》、元好問《續夷堅志》中載有數則詞話。王若虛在北方倡導蘇軾詞風，對前人批評蘇詞的說法給予了駁斥。他批評晁補之關於蘇詞“短於情”的說法時說：

¹ 王灼《碧雞漫志》卷二，唐圭璋編《詞話叢編》本，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5頁。

² 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二十六，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頁。

³ 項安世《項氏家說》卷八，《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42冊，第96頁。

嗚呼！風韻如東坡，而謂不及於情，可乎？彼高人逸才，正當如是，其溢為小詞而間及於脂粉之間，所謂滑稽玩戲，聊復爾爾者也。若乃纖豔淫嫵，入人骨髓，如田中行柳耆卿輩，豈公之雅趣也哉？¹

批評陳師道謂蘇軾“以詩為詞”時說：

陳後山謂子瞻以詩為詞，大是妄論，而世皆信之，獨茅荊產辨其不然，謂公詞為古今第一。今翰林趙公亦云此，與人意暗同。蓋詩詞只是一理，不容異觀。自世之末作習為纖豔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勝士，亦或是相勝，而日趨於委靡，遂謂其體當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慮其不幸，而溺於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詩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樂府乃其遊戲，顧豈與流俗爭勝哉！蓋其天資不凡，辭氣邁往，故落筆皆絕塵耳。²

推蘇軾詞為“古今第一”，而以柳永俗詞為“末作”，與元好問同為在北方鼓蕩蘇風的執大纛者，從而使蘇軾詞風得以大暢於金。

宋末元初的詞話取得了輝煌的成果，幾部極富理論色彩的詞話如張炎《詞源》、沈義父《樂府指迷》、陸輔之《詞旨》等，就都出現於此時。³《詞源》共二卷，上卷論詞樂，下卷論作法，即具體而又詳細。對詠物、賦情、用事等作詞法，剖析入微，語多精到。論詞主清空，以姜夔為宗。《樂府指迷》二十八則，論到詞的音律、作法各方面，意見精到。於詞人推崇周邦彥、吳文英。《詞旨》堅守張炎“清空”之說，舉屬對、警句、詞眼為例，暢發張炎作詞要訣，“語近而明，法簡而要”。

此期詞話有兩點最堪注意，一是突破了“論詞及事”與“論詞及辭”兩種類型的詞話。由於詞是音樂文學，與音樂、韻律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因此出現了專門討論這類問題的詞話，如王灼《碧雞漫志》主要講樂曲源流與諸調創始，張炎《詞源》的上卷專論音樂即屬此類。

二是此期詞話詳論詞法。張炎《詞源》中載有楊缵《作詞五要》：第一要擇腔；第二要擇律；第三要填詞按譜；第四要隨律押韻；第五要立新意。嚴論詞律。

¹ 王若虛《滄南詩話》卷二，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17頁。

² 王若虛《滄南詩話》卷二，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17頁。

³ 張炎《詞源》之作，蓋元大德中（1297—1307）事，距南宋滅亡，已經二十餘年。陸輔之《詞旨》則作於元大德三年後。考證見吳熊和師《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頁。

沈義父《樂府指迷》則記載了吳文英的作詞法：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主協律、復雅、柔婉之說，《樂府指迷》即以此四條為本，以周邦彥為楷模，詳加闡述和發揮。陸輔之《詞旨》乃傳張炎“奧旨制度之法”，並記載了張炎的作詞要訣：“周清真之典麗，姜白石之騷雅，史梅溪之句法，吳夢窗之字面。取四家之所長，去四家之所短，此翁之要訣。”以具體的詞人作為學習典範，易於入門。

宋末元初人在風格上主清空雅正，在詞法上嚴詞律句法，雖語多精到，然鑽進了過份追求形式而忽視現實生活與個人情趣的死胡同，詞的式微遂在所難免。

二、詞話的傳播功能

圖書是宋詞傳播的重要媒介，對宋詞的即時傳播和流傳後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唐圭璋先生《全宋詞》¹ 匯輯有宋一代詞作，即從詞叢編、詞別集等十四類圖書中搜輯而來，今統計如下：

	詞叢編	詞別集	詞選	詞話	詞譜	史部	子部	話本小說	類書	釋道	詩文別集	文人總集	詩文評	曲類
作品	10981	2178	1857	27	1	172	354	11	756	342	2068	584	102	
作者	141	48	675	38	1	128	295	7	392	24	121	220	87	
無名氏詞斷句	50	7	465	3	2	135	79		398	12	237			3
斷句		20		22		155	66		34	2	253	1	14	3

說明：1、上表中的圖書分類法系據《全宋詞》中“引用書目”的分類而來。這十四類不全是宋代書籍，本表只以類而不以朝代統計。2、上表中“作品”一欄指《全宋詞》中有名氏的詞作數量，“作者”一欄指《全宋詞》中有名可查的

¹ 唐圭璋編纂、王仲聞參訂、孔凡禮補輯《全宋詞》，中華書局 1999 年版。

作者數。

由表可知,《全宋詞》所收近兩萬首詞主要來源於詞叢編(10981首)、詞別集(2178首)、詩文別集(2068首)類圖書,詞叢編、詩文別集可視為一種特殊的詞別集,都可歸入詞別集類。《全宋詞》從這三類圖書中共搜集了15227首作品,占總數的76%以上,可見別集在存詞方面居功至偉。詞選是另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從表中可知,詞選是保存作者人數最多的圖書,《全宋詞》共錄入詞人1330余家,詞選占675人,其比例在50%以上。再從保存作品數量來看,詞選共存詞2322首,占總數的11%以上,且多為經過選擇的質量高乘之作,可見詞選在宋詞傳播中的重要作用。在這十四類圖書中,詞話存人存詞都不多,只為《全宋詞》提供了27首完整的詞和22首殘篇及38位詞人,詞話在存人存詞方面遠遜於別集、詞選等其他類圖書,這是因為詞話重在“話”而不在“詞”,作品載錄不是其目的,紀事議論才是重點。當然這只是從《全宋詞》的取材來源而言,實際上宋代詞話涉及到的作品遠超此數,如歐陽修調寄《漁家傲》的十二月詞,最早見載於京本《時賢本事曲子後集》,後來才又被其《近體樂府》收錄,《全宋詞》收錄時依據的也是《近體樂府》。詞話雖然錄詞不多,但由於這些作品都是詞話家們用作紀事議論的例證,都因特殊的文獻價值和審美價值而多為後世編詞集者所取資,朱彝尊在《詞綜發凡》中就曾說:“詞有當時盛傳,久而翻逸者,遺珠片玉,往往見於稗官載紀。是編自《百川學海》、《古今小說》、《唐宋叢書》、曾氏《類說》、吳氏《能改齋漫錄》、阮氏《詩話總龜》、胡氏《苕溪漁隱叢話》、陶氏《說郛》、商氏《稗海》、陸氏《說海》、陳氏《秘籍》外,審閱小說,又不下數十家。片詞足采,輒事筆疏,故多他選未見之作,庶幾一開生面。”¹林峻序《樵隱詩話》也說:“自有詩話作,以一家而匯千百家之言,置一編而知千百人之事,佳句流傳,雖其全集湮沒,而其姓字已不配矣。不見夫古今選集乎?雖以李杜之絕詣,其全集不能家有也,有合選合解等書出,而村野三尺之童,亦得誦之,此詩話之有功於詩也多矣。”揭示了詞話載錄了許多不見於其他文獻的作品,對詞的傳存同樣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詞話即時傳播的意義更為巨大,是一種具有獨特傳播功能和傳播效果的媒介。

¹ 屈興國、袁李來點校《朱彝尊詞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95頁。

一是詞話具有議題設置功能。西方傳播模式研究中有所謂的“議題設置”模式，其基本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問題或論題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問題或論題，在一段時間內將日益為人們所熟悉，他們的重要性也將日益為人們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較少注意的問題或論題在這兩方面則相應地下降。¹ 詞話也具有類似功用，詞話所附評論，自可擴大詞的影響，所附軼事，更能引起人們的閱讀興趣。那些得到詞話家關注的詞人詞作自然會逐漸為受眾所熟悉，其重要性也會日益為讀者所感知。以蘇軾為例，吳熊和師就曾說：“元豐初，蘇軾作詞尚不多，詞名未大著，《本事曲》可以說是蘇詞的最早鼓吹者。”²《本事曲》主要記載北宋中葉有關詞作的創作本事和傳播軼事，儘管沒有直接的價值判斷，但由於其中很大的篇幅都是以蘇軾為“議題”，讀者對蘇軾詞自然有更多的瞭解。

二是詞話具有刺激功能。傳播學認為，把一個問題定義為有爭議的問題，導致人們通過媒介對那個問題有更多的瞭解。³ 喬納森·芬比認為，讀者天然的對曝光性的“壞消息”感興趣，他說“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對偶爾發生的飛機失事感興趣，而不關心無數次的安全著陸，這是人的天性。傳播媒介只有投其所好。”⁴ 馬歇爾·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也說：“書和報都具有自白的特性，它們的形態本身就產生了內幕秘聞的效果，無論其內容為何物。書籍披露作者心靈歷險中的秘聞；同樣的道理，報紙的版面披露社會運轉和社會交往中的秘聞。正是由於這個道理，報紙揭露陰暗面時似乎最能發揮其職能。真正有影響的新聞是報憂的新聞——關於某某人的壞消息或對於某某人的壞消息。”⁵ 詞在宋代是一個頗有爭議的話題，雅俗之爭、蘇柳之爭、詞人高下之爭以及文人是否應該填詞等方面的爭論，這些載錄於詞話中的爭議極大地激發了人們對詞的好奇心，從而更有興趣去瞭解詞。

西方傳播學家還認為，“以說故事的方式向人們提供的信息更容易被理解和記憶。因為這種方式讓人放鬆，讓人覺得有趣，以這種方式整合過的新聞素材將

¹ 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著、祝建華、武偉譯《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85頁。

² 吳熊和師《唐宋詞通論》，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86頁。

³ 丹尼斯·麥奎爾、斯文·溫德爾著、祝建華、武偉譯《大眾傳播模式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97年，第36頁。

⁴ 喬納森·芬比《個人隱私與公開曝光》，載《媒介的變遷》，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5頁。

⁵ 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257頁。